

浙江文叢

輿地紀勝

〔第十二册〕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輿地紀勝

〔第十二册〕

輿地紀勝補闕
輿地碑記目
蜀碑記

〔宋〕王象之編著 趙一生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自序

道光癸卯春初，建功刻《舊唐書》既成，即欲重刊鈔本《輿地紀勝》，兩書皆延同人纂輯校勘記。《舊唐書校勘記》梓行之後，建功曾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附麗，無須悉載於《校勘記》者，爲之會萃成書，名曰《舊唐書逸文》，凡十有二卷。《紀勝校勘記》脫稿後，建功因復仿前例，就諸書所引《紀勝》爲今本所闕，不必列入《校勘記》者，掇拾搜羅別爲一編，共得十卷，名曰《紀勝補闕》。蓋《舊唐書》雖有逸文而無闕卷，其闕葉亦無明徵。若《紀勝》則全闕者三十一卷，温州、婺州、處州、衢州、光州、無爲軍、安豐軍、潭州、成都府上、成都府下、崇慶府、眉州、彭州、緜州、漢州、邛州、黎州、夔州、開州、施州、達州、珍州、忠州、（沔）〔沔〕州、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文州、龍州、天水軍。有闕葉者十有七卷。臨安府、平江府、饒州、揚州、楚州、黃州、濠州、寶慶府、襄陽府、均州、循州、永康軍、興元府、閬州、巴州、洋州、劍門關。是故據《紀勝》本書之注此門言詳見他門，則闕葉之逸文可知，平江府風俗形勝門全闕，據仙釋門晉支遁注，則風俗形勝門當有晉支遁事。濠州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等門皆闕，據風俗形勝門各條，則景物下當有儵然亭，古迹門當有塗山、禹廟，官吏門當有梅、呂，人物門當有莊子。興元府官吏門全闕，據府沿革注，則官吏門當有蕭思話。此卷言詳見別卷，則闕卷之逸文可知，光州全闕，據安慶府古迹門獨山楊行密祠注，則光州古迹門當有獨山。忠州全闕，據萬州人物門甘寧注，則

忠州人物門當有甘寧。其當補者一也。《輿地碑目》即節錄《紀勝》中碑記一門，故闕卷內之碑記可補，顧氏千里《碑目序》云：且今者《紀勝》闕卷三十有一，好事者每惜其末由補全，孰知求之此書，則三十一卷之碑記一門，唯荆湖南路之潭州，成都府路之彭州、緜州、漢州、邛州、黎州，利西路之天水軍，俄空其七耳。以外尚多無恙者，實原書之墜簡也。今按珍州、階州，原書本無碑記，成都府分上、下兩卷，碑記例在下卷，故上卷不應有碑記。顧氏言俄空其七，此三卷不在所數之內，蓋闕卷三十一，無碑記可補者十卷，有碑記可補者二十一卷。闕葉內之碑記亦可補，顧氏《碑目序》又云：今所據但鈔本闕卷之外復多闕葉，如楚州、濠州、興元府及永康軍之下半碑記，均藉此書而僅存，愈徵其有益者非尠矣。而碑記之注，有言詳見各門者，復可定爲逸文，崇慶府全闕，據碑記萬歲寺碑注及法天寺留題注，則景物下當有萬歲寺、法天寺。又據碑記善頌堂留題注，則官吏門當有趙抃。眉州全闕，據碑記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石刻注，則景物下當有大雅堂。鳳州全闕，據碑記隋朗法禪師碑注，則仙釋門當有隋朗法禪師。其當補者二也。《一統志》、《方輿紀要》所引《紀勝》，往往在闕卷闕葉之中，疑是時尚有完本，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紀勝》二百卷云：鏤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顧氏《碑目序》云：似仍係完帙，不審尚在世間否耳。今按《一統志》稿本，係崑山徐健菴尚書所輯，顧景范亦與分纂之列。景范與遵王皆常熟人，健菴亦與遵王同郡，其時書局設於洞庭山，所引《紀勝》或即據遵王之完本亦未可知。至於《紀要》所引《紀勝》，當即景范在書局時所摘錄耳。其當補者三也。所引逸文，有作《方輿紀勝》者，疑即《輿地紀勝》之訛，《一統志》福州府、福寧府、泉州府各引《方輿紀勝》一條，《方輿紀要》鄭州引《方輿紀勝》一條。有但言王象之者，亦皆《輿地紀勝》之語，《方輿紀要》衢州府引王象之三條，壽州、東平州、河州、隰州、永寧州各引王象之一條。今並一律採錄，

以備參稽。其非《紀勝》原文，則毫不濫載，蓋用《元和志》逸文之例，不使他說與原文雜糅。嚴氏觀《元和郡縣補志》、陳氏蘭森《寰宇記補闕》，皆原文少而他說多，惟周氏夢棠《元和志逸文》專輯《御覽》、《玉海》、《通鑑地理通釋》等書，所引原文絕不雜以他說。雖闕卷闕葉，未能頓復舊觀，而以偽混真之弊亦庶乎免矣。若夫原本並非闕卷，又無闕葉，而他書所引實係逸文者，蓋王氏此書每卷分子目十二，《養新錄》云：《輿地紀勝》每府州軍監分子目十二，曰府州沿革，若有監司軍將駐節者別敘沿革於州沿革之後；曰縣沿革；曰風俗形勝；曰景物上；曰景物下；曰古迹；曰官吏；曰人物；曰仙釋；曰碑記；曰詩；曰四六。而子目間亦偶闕，有時明注其闕，橫州、梁山軍人物門，南安軍、柳州仙釋門，靖州詩門，衢州、威州、渠州、敘州、黔州、雲安軍、蓬州四六門，封州仙釋門、碑記門，石泉軍碑記門、詩門，宜州碑記門、四六門，茶陵軍碑記門、詩門、四六門，皆曾注闕字。有時未注其闕，棗陽軍、融州人物門，歸州、新州、化州、欽州、鬱林州、南平軍、隆慶府、洋州四六門，皆未注闕字。有時不但不書闕字，抑且不標子目之名，故或少一門，棗陽軍、雲安軍無官吏，漢陽軍、連州、容州、利州無人物，柳州、欽州、威州無仙釋，橫州無碑記，武岡軍、信陽軍、高州、賀州、昌州、廣安軍、富順監、萬州、梁山軍無四六，茶陵軍景物不分上下。或少二門，天水軍無古迹、人物，鬱林州無人物、仙釋，萬安軍無人物、四六，吉陽軍無仙釋、碑記，潯州、大寧監無仙釋、四六。或少三門，廉州無人物、仙釋、碑記，靖州無人物、仙釋、四六，藤州無人物、碑記、四六。或少四門，沅州無人物、仙釋、碑記、四六。或少五門，思州無官吏、人物、仙釋、詩、四六。此闕卷闕葉之外，所以尚有逸文也。況乎傳寫者不無偶遺，而全書之通例，每卷各門之末，大率皆留空行以待續有增補，凡今本所

載太略者必有脫文，德慶府碑記門止有《圖經》一種，貴州碑記門止有《懷澤志》一種，此外更無一碑。所記未全者必有墜簡，隆慶府縣沿革、普成縣注，但言縣之舊名，未言何時改今名。此原本有而傳寫之本無也。成書以後有空行可續者，則附入各門之中，衡州碑記門注云：《圖經》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無年月可考。據此則是州碑記必有續入者，可知各卷碑記門之例，志書皆列於末。此卷《衡陽志》後又有吳九真谷府君碑、臨海谷侯碑，其為增補無疑。無空行可增者則補注子目之下，建寧府人物門注云：王安石、李綱皆生於松溪之簿廳，主簿陳當時嘗書於壁以為盛事。今按此門之末無空行，故夾注于子目之下。此初印之本無，而續增之本有也。諸書所引逸文，意者初印之本所無，續增之本所有。而《一統志》、《紀要》所引，係續增之本歟？抑或原本實有此條，今本傳寫逸去。而《一統志》、《紀要》所引，仍係原本歟？惟是目錄所載郡縣，自行在所臨安府至天水軍，祇南渡偏安疆域。《直齋書錄解題》云：行在宮闕官寺實冠其首，關河版圖之未復者猶不與焉。而逸文內所載郡縣，有屬京東西路者，東平府一則。有屬京西北路者，鄭州一則，陳州二則。有屬陝西永興軍路者，京兆府一則。有屬陝西秦鳳路者，河州、洮州各一則。有屬河東路者，絳州、隰州、石州、蔚州各一則。皆北宋全盛之提封，至南宋時則不列版圖之內，似非《紀勝》所應有。然考王氏自序云：東南十六路以在所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則當日於東南諸路纂輯告成，復就西北各州別為續錄。猶之祝穆《方輿勝覽》止述東南，而它書所引逸文兼及西北，《一統志》直隸順天府，河南南陽府、汝州，陝西鳳翔府、商州、華州，所引各一則，《方輿紀要》直隸大名府、陝西西安府所引各一則，鳳翔府所引二則。亦於

成書之後更有補編耳。呂午《方輿勝覽序》云：「我瞻四方，禹迹茫茫，思日闕於先王，慨未歸於故疆，必也志存乎脩攘，步極乎亥章。使吾和父涉歷彌長，聞見彌詳，紀載益鋪張，而《勝覽》益輝煌。今按和父即祝穆之字，祝氏補紀北方郡縣，蓋因呂序所言而推廣之也。」

王氏地理之學較祝氏尤深，使所紀西北諸郡之書至今具在，其沿革掌故當必蔚爲鉅觀，惜乎舊本全亡，轉引者僅見此十數則，用是亟爲甄錄，附諸東南各路之餘，俾閱者由此類推，尚可想見其原書之梗槩也。至於王氏別有《輿地圖》十六卷，與《紀勝》相輔以行，其搜輯甚詳，《直齋書錄解題》云：「《輿地圖》十六卷，王象之撰。《紀勝》逐州爲卷，《圖》逐路爲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諸郡尤詳。」而自元、明以來，更無稱引之者，其體裁義例，未由窺測其大凡，與《元和志》之佚去原圖同爲憾事，此則非後人所能臆補者已。

道光戊申二月，甘泉岑建功識。

校勘記

〔一〕沔州 『沔』誤，當爲『沔』。

輿地紀勝補闕目錄

自序 岑建功(一)

卷一 (二)

兩浙西路安吉州 平江府 江陰軍

兩浙東路紹興府 温州 婺州 處州 衢州

卷二 (一九)

江南東路建康府 寧國府 徽州 南康軍

江南西路袁州 吉州 建昌軍 南安軍

卷三 (二七)

淮南東路楚州 通州

淮南西路和州 濠州 光州 無爲軍 安豐軍

卷四 (四〇)

荆湖南路潭州 衡州 道州

荆湖北路岳州 澧州 靖州 峽州 荆門軍

京西南路襄陽府 隨州 棗陽軍

卷五 (四七)

廣南東路廣州 韶州 連州 英德府 湖州 梅州

廣南西路高州 欽州 瓊州

福建路福州 泉州 南劍州

卷六 (五八)

成都府路成都府下 崇慶府 眉州 黎州 嘉定府 永康軍

潼川府路敘州

卷七 (七八)

夔州路夔州 開州 施州 達州 忠州 涪州 黔州

卷八 (九三)

利東路興元府 閬州 金州 大安軍

卷九 (一〇五)

利西路〔沔〕〔沔〕州 成州 西和州 鳳州 文州 龍州

卷十 (一一四)

京東西路東平府

京西北路鄭州 陳州

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

陝西秦鳳路河州 洮州

河東路絳州 隰州 石州 蔚州

校勘記

〔一〕『沔』誤，當作『沔』。

輿地紀勝補闕卷一

兩浙西路

安吉州 原卷第四

景物下

廣惠寺。在長興縣東九里，乃陳高祖故宅。光大初建爲寺，號天居。宋改今名。

《一統志》一百七十六湖州府。按作《紀勝》時之安吉州，即今之湖州府。《紀勝》此卷原無闕頁，然王氏此書之通例，每卷各門之末，大率皆留空行，以待續有增補。廣惠寺一條，或初印之本所無，續增之本所有，而《一統志》所引係續增之本；或原本實有此條，今本傳寫逸去，而《一統志》所引仍係原本，均未可知。後凡《紀勝》原無闕頁，而《一統志》、《方輿紀要》等書所引實係逸文者，當以此意求之。又按《紀勝》各卷景物門，大率皆分上下，安吉州古迹門及景物上未載一寺，而景物下載大雄寺、八聖寺、靜林寺、飛英

寺、祇園寺、普靜寺、密印寺、無爲寺、乾元寺，共有九寺，則廣惠寺似亦當在景物下。

平江府原卷第五

風俗形勝

晉支遁

按此卷風俗形勝門全闕。據仙釋門晉支遁注云：見風俗門《續志序》下。則風俗形勝門內必有晉支遁事。碑記門《續志》注云：朱長文編。所謂《續志序》者，當即此志之序也。又按《方輿勝覽》卷二風俗門好儒好佛注引《圖經》云：蓋朱買臣、陸機、顧野王之徒顯名於當代，而人尚文，支遁、道生、慧嚮之儔，倡法於群山，而人尚佛，有所自來也。今考朱長文之書尚存，名曰《吳郡圖經續記》，《勝覽》所引之《圖經》當即《紀勝》所引之《續志》。蓋列晉支遁於風俗門者，實因吳人好佛，由於支遁之談禪，《勝覽》與《紀勝》可互證矣。

江陰軍原卷第九

景物上

申港。宋太守劉堂漕臣姜銑建議濬申、利二港。

《一統志》四十五常州府。按作《紀勝》時，江陰自爲一軍，不屬常州。《紀勝》此卷景物上有利港、申浦而無申港。申浦注云：今爲申港。亦無宋太守以下數語。今考《紀勝》全書之例，地名有古今各異者往往前後並見，疑申港一條原本在景物上之末，而傳寫佚去耳。後凡《紀勝》已載此地，而他書所引逸文係一地而兩名者，當以此意求之。

兩浙東路

紹興府原卷第十

景物下

開元寺。修廊傑閣，冠絕他剎。正月望爲燈市，海外商賈皆集。

《一統志》一百七十九紹興府。按《紀勝》此卷本無闕頁，景物上未載一寺，景物下載天章寺、天衣寺、戒珠寺、寶相寺、報恩寺、大能仁寺、淳化寺、福慶寺、覺苑寺、慈雲寺、應天寺、稱心寺、惠安寺，共十三寺，古迹門有泰寧寺、禹跡寺凡二寺，泰寧寺係南宋時攢宮之地，禹跡寺取名因大禹之舊跡，故列於古迹門中。若開元寺似當與天章等寺一例列於景物下之內。又按據《一統志》，開元寺在會稽縣東南唐董昌故宅，錢鏐建爲寺。

温州原卷第十三

碑記

《僧元覺神道碑》。在永嘉縣之淨光先天寺。元葬於是山，有括州刺史李邕所作神道碑。

《輿地碑目》卷一下同。按《紀勝》此卷全闕。

《淨居尼玄機圓明塔碑》。在永嘉縣之淨居尼禪寺，其碑先天中立。

《石室碑》。在永嘉縣應符鄉大羅山之石室上。有石夫人及古石碑，在天柱寺後。

《仙巖寺碑銘》。司空表聖文。

《海濤志》。《集古錄》云：《海濤志》、《濤（歷）〔曆〕》、《濤日時》、《濤期》、《朔望體象》、《春秋仲月

漲濤解》凡六篇，唐竇叔蒙撰。其說以月朧胸候濤汐之進退。并《竇氏濤日時疏》一篇，孟簡撰，皆陶從心書，朱

巨題額，不著刻石年月，在温州。

抄本《碑目》（歷）〔一〕下無『濤』字，從心作『憇』。

《（遊仙）〔仙遊〕〔三〕記》。唐著作〔郎〕〔四〕顧况《仙遊記》曰：温州人李庭等，大曆六年，入山斫（船）〔樹〕〔五〕，迷不知路，逢見澗水。澗水者，東越方言以挂泉為澗，中有人煙雞犬之候，尋聲渡水，忽到一處，約在甌、閩之間。云古莽然之墟，（者）〔有〕〔六〕。好田泉竹果藥，連棟架險，三百餘家，四面高山，迴環深映，有象耕雁耘，人甚知禮。野鳥名鷓，飛行似鶴，（人）〔七〕人（社）〔舍〕〔八〕中，惟祭得殺，無故不得殺〔之〕〔九〕，殺（令）〔則〕〔一〇〕地震。有一老人為衆所伏，容貌甚和，歲人數百匹布，以備寒暑。乍見外人亦甚驚異，問所從來，袁晁賊（未平）〔平未〕〔一一〕，時政何若。具以實告。因曰：願來就居，得否？云此間地窄，不足以容。為致飲食，申以主敬。既而（辦）〔辭〕〔一二〕行，斫樹記道，還家，及復前踪，群山萬首，不可尋省。

抄本《碑目》著作作『歷作』，惟祭作『雄祭』，歲人作『歲人』，寒暑作『寒者』，袁晁作『袁見』，辦行作『辨行』，尋省作『尋者』皆誤。按正文作《遊仙記》，注引顧况《仙遊

記》，今考《全唐文》五百二十九，載顧况此文正作《仙遊記》，當以『仙遊』為是。又按《全

唐文》斫船作『斫樹』，人上無『入』字，社中作『舍中』，得殺下有『之』字，殺令作『殺則』，歲人作『歲取』，未平作『平未』，辦行作『辭行』。又按以《舊唐書·代宗紀》及《通鑑》

考之，袁晁之就擒在寶應二年四月，下距大曆六年，相隔八載，山中避亂之人不知世事，故袁晁之亂久平，而猶問其平未耳。作未平者非也。

《永寧編》。陳謙所述。留元剛《序》云：是編非取夫搜撫新故，誇詡形勝而已。事變之會，風俗之趨，

蓋將有考焉。觀敘州，自晉以來守凡幾人，孰賢孰否？觀敘人，自國朝以來作者幾人，孰先孰後？熙寧而後，所易兵制善於古否？建炎而後，所增賦稅安於民否？水利何爲而便？役法何爲而病？是非得失之迹，興廢沿革之由，安危理亂，於是乎在。一言去取，萬世取信。

抄本《碑目》賦稅作『稅賦』，興廢作『廢興』。

《雁宕序述》。《雁宕山序》云：樂清縣雁宕諸山在焉，難以殫載。校書郎章望之有記，郡丞謝升俊有圖，樂清縣丞洪藏有賦，記述模寫，皆極形容之精，然猶有未盡，薛寺正季宣復爲賦以備足之。

許校抄本《碑目》藏作『葢』。

婺州原卷第十四

碑記

《八詠碑》。沈約文。舊本在仁風堂，新本在八詠樓。

《輿地碑目》卷一下同。按《紀勝》此卷全闕。

《陋室銘》。不知在何所。政和中，郡民至龜頭土城上茅棘中見一頽石，其色如鐵，面平可坐，因刮拭之，彷彿有字，題曰《陋室銘》，唐劉禹錫文。其詞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今其碑在明月樓。

許校抄本《碑目》土城作『王城』，有仙作『有僊』。

《通判廳蘭亭記》。其碑甚古。

《大廳再建記》。唐廣明二年。

《赤松巖寺碑》。唐垂拱四年。

《盧府君碑》。唐大中十一年。

《俱胝石幢記》。唐咸通十年。

抄本《碑目》胝作『胝』。

《武威侯廟記》。唐廣明元年。已上並在金華縣境。

按『已』與『以』同，下文仿此。

《(杜)「戴」^{〔一三〕} 叔倫去思碑》。《晏公類要》云：在東陽縣。前(達)「建」^{〔一四〕} 州刺史陸長源文。

許校抄本《碑目》達作『建』。按新舊《唐書·陸長源傳》俱云：歷建、信二州刺史，

而不言爲達州刺史，作『建』者是也。又按《全唐文》五百十載陸長源《唐東陽令戴公去

思頌》云：詔書以監察御史裏行戴叔倫爲東陽令。《紀勝》『杜』字乃『戴』字之誤。

《涵碧亭碑》。在東陽縣，唐寶曆二年。

《法華寺碑》。唐會昌三年，在東陽縣。

《智者法師碑》。及本生寺碑，在義烏縣界，梁太子綱文。